

# 万古虚空，一朝风月

钱红莉

白露已过，窗前一棵合欢树仍在开花，七八九十朵的样子——大约是夏天连遭淫雨未开够。这棵树犹如一个人，执念颇深，非要将一年中未尽的事做完了。

每日，坐在窗前，我一歪头，便能看见这些羽状小红花朵，如若不死精魂。

今年是许多文坛星宿们的百年诞辰——阿婆、汪曾祺、张爱玲……主持过一期“百年爱玲”特辑。前后写过十余篇关于她之点滴，如今，忽然没话说……

说一说汪曾祺。

最近，浙江美术馆正举办汪曾祺百年诞辰书画展。展出的许多字画，都是先前未曾见过的。尤对一幅画印象深——一块焦墨般巨石旁，长一株水仙，专门来给石头作伴似的；石上立一鸟，圆乎乎，正欣赏着这水仙花……

他曾画过一个鬼生气的样子，灵动可爱，童趣盎然。傅心奋也曾画过一幅——钟馗骑自行车，一样满纸童趣，令人喜悦。

自书画中，可看出一个人的底气，蕴藏着许多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。再看他的行书随笔，古拙憨厚，墨色浓淡相宜，大小不一，歪歪斜斜，像一个人秋夜醉酒，一肩高一肩低赶路，遍身被月朗照，润而凉，一派湿漉漉，趟着夜露东倒西歪地回了家。方便好在，随意，野趣，闲逸，绝无市侩气、名利气，除了幽静之气，他最可贵之处，当在挑逗之气、顽皮之气。他画一个罗汉，披一件黑袈裟，坐在树下生闷气，嘴撇着，鼻子都气歪了。我今天也很生气——生我自己的气，记性太坏——我觉得我就是这个罗汉。一坐至电脑前，便忘了一切，将一锅东北滑菇、千张烧焦而浑然不觉。浓烈焦糊

味肆意窜至书房，才将我唤醒。将锅刷洗十余遍，重新烧出的菜，仍是焦糊味，又把倒掉，只好去外面买点卤菜。我真是又气又饿。

算了。多看汪曾祺的杨花萝卜、苦瓜、荸荠、茨菰，人就快活起来了。今天又见他另一幅小品《苦瓜冬苋菜》：一根苦瓜旁，蹲着一棵冬苋菜。苦瓜设色浅灰，茸茸可爱；冬苋菜粗朴朴的叶子，像极乡下妇女遍布老茧之手，满纸衬气。这样可贵的衬气，是自年深日久的烟火气中逐渐培养而得来的，也是失而复得的文明，更是这个根植于灶台间的老头一日日悟得的灵气，犹如一棵树，根扎得深，无论执笔成文，抑或泼墨写意，无不枝繁叶茂。

他有一幅字：万古虚空，一朝风月。乍看，呼呼生风；再观，如人万顷森林，静气皆出。让人怔住，久不能动。有一年冬天，在启功先生一幅小字前，同样怔住，那幅字是：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。司空图的。一切皆眼缘，勾魂摄魄一般，久久不能忘。

今人的字，渐丢了虚静气质，唯有去古人那里去寻。龚贤的字，寥落几颗，题于不起眼处，满目枯意，反衬出他的枯山水更加虚无寥落。宋徽宗瘦金体，我年轻时丝毫不曾共鸣，到得当下，才读出一点瘦溜之气，仿佛一个书生赶了一辈子路，失却力挽狂澜的气魄，只余一口气胸口起伏。宋徽宗的字里行间，漫漶一整个王朝的哀叹之气，衬得他那些木芙蓉呀、白鹅呀、红蓼呀，格外哀艳起来。苏轼的字，偏于扁圆，好友黄庭坚嘲笑为“石压蛤蟆”。看《寒食帖》，满纸余哀，仿佛天降大雪，万物瑟瑟，心灰得十根手指也伸不直，纵是饮下十杯酒，也暖不

过来了。

古人的字，都是有魂魄的，纵然埋没几千年，一径被人洞穿，忽然活过来了，与你同声共气，欲罢不能，并非相见恨晚，而是你恰好也在。比如著名的《奉橘帖》，当你于大雪纷飞之际展开，除了冷冽之气，仿佛闻得着甘冽的橘气，旧旧的，灰灰的，隔了千年岁月，整个人安谧下来，坐化般，献身于虚无。

这些天，读废名札记。原来，他也推崇庾信、杜甫……

一个一个，都是我喜欢的人。

好的札记，可以唤醒人。白日，一有空，我就抽空读一点庾信。《小园赋》里，那种对仗之美，在时间的夹缝里，重新又为我活过一遍。一边择菜，一边放试听版本，听着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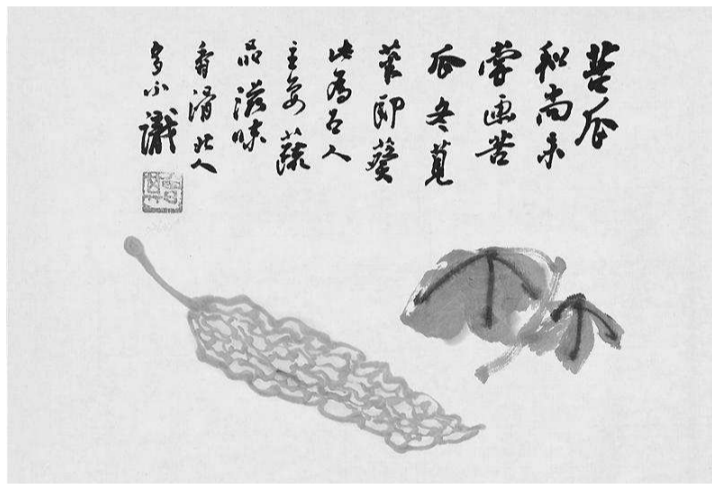
着，眼前这平凡蔬菜，终于有了金光闪闪的质地。因为庾信，连平凡的日子都被镀了一层金身——这些跟我一起听过《小园赋》的蔬菜，想必也会变得可口起来。

庾信给故去的友人撰写墓志铭，漫卷西风，铺排布阵，忽然，来一句：霜随柳白，月逐坟圆。寥寥八粒汉字，让人惊呆，以致一夜未睡好。早早醒来，躺在无边的黑里，听闻窗外秋虫唧唧，慢慢地，天也亮了。

我还喜欢读屈原，独有的音韵之美、节奏之美，特别适合秋夜。

鲁迅也属于秋夜——他的日记，他的书信，无一不属于秋夜。

一年年地，热爱秋天。希望秋天长一点，再长一点，让我在湖边，在荒坡上，在菜地旁，静静读庾信，读读杜甫，读读屈原，读读鲁迅……



汪曾祺《苦瓜冬苋菜》

## 雷婆头峰

袁伟望

《宁海县地名志》在《自然地理实体·山》中，居然没有“雷婆头峰”条目。

论传说故事，雷婆头峰有雷婆镇九泡龙为民除害、为民造福的神话；论民间故事，雷婆头峰有刘伯温说相见岭“百步上，百步落，金子一大镬”的石镬故事；论真实战斗故事，雷婆头峰山下有国民革命军遭遇北洋军周荫人部的激战故事。就算是山形体态，雷婆头峰也不逊于丫髻山（美女峰）、骠峰山（小罗尖）、龙王尖、龙角山、逃羊岗等大山小山，而“丫髻山”们都在地名志的“山”里占有一席之地，一一呈现，而雷婆头峰我逐条看下来，确实没有。细读，细读，不要漏掉。终于，我在“山口”里的“相见岭”条目中读到了雷婆头峰：相见岭不属雷婆头峰，雷婆头峰属相见岭。

地名志说，相见岭，岭长1.5公里，南北走向，是旧时宁波至台州的重要通道。我曾双向走过相见岭，在岭北的仇家村多次听闻岭北仇家村古时店铺林立街市繁荣的故事，也听闻岭上强人剪径、商旅伤心的事。因岭东有牌位山岗，岭西有雷婆头峰，岭在两峰相峙中，因名相见岭，元代戴玠有诗《雨中度相见岭》描绘“两峰不相见，路阻藤萝涩”。从“相见岭”条目中，我知道了雷婆头峰海拔441米，“山势浑厚”；我还强化了四个意识：“当代国画大师潘天寿深爱此山，自号‘雷婆头峰寿者’”。其实，我是在知道潘天寿后才知道冠庄有雷婆头峰，才去登牌位山岗，才去走相见岭。那时，雷婆头峰就有种“神圣”的意味在我心里涌起。一是因了神话，二

是因了潘天寿，三是因了相见岭上的北伐战斗故事，再后来是因了刘伯温经相见岭说石镬的故事。这些故事的综合，给了我深深的印象：雷婆头峰是有故事的山。今年，宁海县第二季“文化振兴全民寻宝”把雷婆头峰列入“元宝”，我当然是要去看看雷婆头峰的。

我没有从南到北，也没有从北到南，南北通达地走相见岭，而是从上金等村落横上穿过，直接车行到了相见岭上的云舍庵。云舍庵约位于岭道中央，现在正在扩建成云舍禅寺，有新的屋舍建筑。原庵与路廊仍在，那一条卵石岭道仍有一段保留完整。我在扩大了庵与禅寺之间转悠着，在卵石古道走着，打听雷婆头峰的故事。故事，仍是故事。讲故事的人没能讲出新的故事来，我就悠悠地呆着，看雷婆头峰。雷婆头峰仍是静静的，但山上的树木似乎长得好一些了，原来竖输电线路铁塔而裸露出来的山岩自然地得到了恢复。雷婆头峰，“山势浑厚”依然。看着雷婆头峰，读着雷婆头峰，我想到了潘天寿，跳入脑海的是他画中的题名“雷婆头峰寿者”，还联想到了我站到牌位山岗上遥望雷婆头峰的情景，我想到了那位给我引路到山岗的纯朴的冠庄猎人。雷婆头峰，对我似乎是有深情的，每次到冠庄参观潘天寿故居，我都会特意去注意潘天寿画上的题名“雷婆头峰寿者”，“雷婆头峰”似乎会对着我笑，像是对我说着什么。雷婆头峰对潘天寿来说，就像霞尼古勒丘陵对于罗曼罗兰一样，都有“那道灵光”一样的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这意义被《潘天寿传》的作者徐虹关注到了。徐虹在传中这样写少年潘天寿与伙伴上雷婆头峰的情景——潘天寿与小同伴走，走，走，走不到雷婆头峰之后：

大家都说：“走吧！砍柴去吧！”正当他们要离开时，潘天寿转过身来，忽然，他被眼前出现的景色惊呆了，一块顶着天穹的苍白石岩在他头顶正前方显露出来……他张口结舌，憋得一阵心跳后终于大喊一声“啊！雷婆头峰！”

更为精彩的是后来，过了数十年之后的后来。时间定格在1960年，潘天寿完成《映日荷花别样红》的创作，思索着该如何落款题名。此前，潘天寿画荷花已经画了很多，题“寿者”等也已经题了很久。

徐虹写道：“他觉得以往的名号已不能适合他现在的心境了，应该有新的名号才能说明和容纳现有的感情。他不禁面对眼前那帧水墨淋漓、线条纵横的画面出神……”顿时，他眼前突然出现昔日景象。为什么一直没让那些刻意经营的书画与雷婆头峰挂上钩？……他真能代表那座神圣的山峰吗？他真能以它为名吗？或许已到了由取名而使雷婆头峰名扬天下的时候？……一种神秘和缠绵的深情一直萦绕着他。……（雷婆头峰）那种阴郁、威严、神秘和深沉的气象，已渐渐为宽厚、亲切、朴实和平淡的现实所取代，他与它的距离非常之近，能使他再次用心和身体去贴近它。……他慢慢地提起那支已是半硬的狼毫笔，将它伸入嘴里，细心地用唾沫和舌尖将它慢慢濡软。当墨的奇特清香充塞入他的鼻腔，进入那一大片微波荡漾的脑海时，

他充满自信地在那张画的岩石上方，写下了“雷婆头峰寿者”几个字。”

雷婆头峰的山、水、木、石，全变得灵动起来。就像霞尼古勒丘陵的夕阳照耀，照亮了罗曼罗兰的心灵。雷婆头峰也似乎一直在默默地等着潘天寿，潘天寿也真就等到了雷婆头峰那道神光的昭示。我注意到，历史上很少有文人墨客关注到雷婆头峰，写雷婆头峰的诗文更为少见。也许真是这样的心灵感应吧，我的心中也时常惦记着与潘天寿相联系的雷婆头峰，我对它有深深的感念。徐虹描写少年潘天寿登上崖顶看到的景象与感受到的生命之力，与《潘天寿研究》中对雷婆头峰“升腾”与“生命力”给潘天寿产生“震撼”影响的描述与见解完全相同。徐虹这样描写：“潘天寿站在崖石顶端，向西北望去，只见天台山麓的余脉像大海的波涛般奔腾而来，又复蜿蜒而去。白色的云雾像烟似的慢慢从山岫中冉冉升起，渐渐扩展到岩壑中，使这凝重巍然的山岩像腾云驾雾的神龙。这些山尽管不算高，它们在地图上或许还找不着位置，也叫不出名字，但它们是活着的，是升腾的，充满了不息的生命之力。”研究学者也有这样的描述，那些描述让我感受到了雷婆头峰的震撼。

雷婆头峰，就这样连着天台山，接着天明山，屹立在宁海大地上，活着，升腾着，显示着神圣的魔力，展现着不息的生命力。

我在相见岭上呆呆地看着雷婆头峰，心里口里只是念叨：雷婆头峰……雷婆头峰……雷婆头峰……